

血染的爱

李娟娟

杨颖



血 染 的 爱

上

李娴娟 杨颖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0年·哈尔滨

血 染 的 爱

下

李娴娟 杨颖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0年·哈尔滨

封面：姜 录
插图：何 宁

血 染 的 爱 下

李炯娟 杨颖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32 毫米 1/32·印张 1614/16·插页 8·字数 340,000

1980年9月第1版

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516,100

统一书号, 10093·335 定价(上下两册), 1.40元

谁不曾爱过。

爱

震颤着心弦——

那是洋溢着欢笑的爱，

浸染着血泪的爱；

默默的，

永恒的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在一幅画前.....	(1)
第 二 章	莫须有.....	(7)
第 三 章	华瑛.....	(21)
第 四 章	离情.....	(42)
第 五 章	继红.....	(67)
第 六 章	钟汉.....	(86)
第 七 章	悲喜泪.....	(105)
第 八 章	一角红旗.....	(119)
第 九 章	旧地重逢.....	(147)
第 十 章	战歌.....	(164)
第 十 一 章	清明祭.....	(183)
第 十 二 章	延河边上.....	(199)
第 十 三 章	红叶.....	(211)
第 十 四 章	孤洲不孤.....	(230)
第 十 五 章	孤洲上的枪声.....	(242)

塑象了。“他，他是不可战胜的！”秦川这样想。

就在钟汉脱下血衣时，秦川发现了钟汉胳膊和肩胛骨旁的累累伤疤，惊异地喊道：

“这么多的伤疤呵！”

“战争年代过来的人，多少总留下些纪念嘛！”

秦川指着从左肩胛肿到臂上的一块溃烂的伤痕说：

“看，这块老伤疤，又让他们打的化脓了。”

“那是埋伏着弹片的地方，常闹点小乱子。”钟汉笑了笑。

“这一打就又……”秦川说时，突然站起，“你等等！”

钟汉让太阳晒一晒伤处，觉得好受一点，他仍然用老办法对付这些创伤。这时，又掏出那块用衬衣下摆裹着一点盐的小包，蘸湿了往伤口上抹着。盐水螫得他又是一阵阵刺疼，额头的汗水，一直顺着紧闭的嘴角淌下去。

不大一会儿，秦川从草丛中高兴地快步走来，拿了个手巾包，还有几株鲜草，几片阔叶。走到钟汉跟前，把手绢打开，一团揉烂的鲜草糊饱含着汁水，他满意地递过去：“看！”

钟汉的眉梢染上喜悦，赞赏地说：“药！”他弯起嘴角，深情地注视着秦川，“喏！战地救护哇！”

“我这就给你包扎！”秦川说着，把几株鲜草递给钟汉，就往化脓的伤处敷药，看到这块张着嘴的伤处，他实在不忍，心痛地说：“这都露出骨头来了！”

“再长个疤就好了嘛，”钟汉捻着两株鲜草，“噢，马齿苋，能吃还能治伤呵！”

“你用过？”

“北方也有，反扫荡的时候用过。”

钟汉甚至想到，只要华瑛和余下的战友们跟阵地同在，即使牺牲他钟汉，来换取胜利的到来，也是对战友尽了责任，对华瑛尽了义务了。这时，他听到华瑛唤了声：“营长……”

钟汉看到华瑛的眸子里亮晶晶的，欲言却又止住，只管抿住嘴唇。他的眉头跳动了一下，微眯起双目，冲着华瑛，做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温和表情，轻轻点了点头，没有言语。他只是略微顿了顿前倾的身躯，随即抬起头来，看了眼天色，穿过一处处战位，朝阵地中间走去了。

果然不出钟汉所料，一股敌人借着灌木草丛的掩护摸了上来。随着一顿机枪手榴弹，钟汉领着战士们跃出堑壕，进行了一次阵前出击。战士们吼着撕裂敌胆的杀声，自上而下冲向敌群。

这场厮杀，一对一，甚至一对几地在树丛中展开了。钟汉刚刚一脚踹倒怪叫中捂住胸口滚下斜坡的敌人，没顾得抹去枪把上的污血，却见下方几步远的树后，同时伸出两条闪亮的刀锋。急忙看时，原来是两个躲在树隙的敌人，正要把刺刀插向九班副结实的脊梁上。那个五大三粗的黑大汉，浑身是血，正吼叫着站在斜坡，蹬挪着步子，在和一名敌人对阵，却不知道背后发生的险情。

钟汉这一急非同小可。只听他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他却挺枪纵身，整个身躯箭也似的戮向那两个敌人。这对敌人，较勇没胆，斗智无谋，本想乘机占个便宜，不料被这一声大喝镇住，只觉劈头压下一座山来。战斗中，迟疑一下，也许只有半秒，甚至十分之一秒，往往也就决定了斗争的胜负。钟汉飞身而下，神勇迅猛，一刺刀竟然插倒了两个。随着他的

“你是剩下那十五个人里的？”

钟汉想不到秦川会提出这样具体的情况，说：

“你怎么晓得的？”

“我去参观过那个战场，学习革命传统。这么说，你这位老首长就是当年的营首长了？”

钟汉的面前仿佛遇到了当年的战友似的，激起了蕴藏心底的战斗豪情，他全然忘怀了浑身的痛楚，深沉的眸子舒展开来，闪动着火热的光斑：

“那一仗打得好恶哟！那个连，不愧是英雄连。我们的英雄烈士用血肉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！”

秦川的目光里跳荡着崇敬的喜悦：

“怪不得，怪不得啊！你的骨头这么硬！”他真想不到在他年幼的心目中那神话般的英雄，如今是这样实实在在地矗立在他的面前。不禁在心里说道：“呵，继红！你知道我们当年崇敬的英雄是谁吗？他就在我的面前！你要在这里多好啊！将来，我们一定要相约再访柏塔山英雄阵地。我要继续给你讲英雄的故事。不过不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，而是我亲眼看到的……”他在心里这样想的时候，忽然眉峰敛结，目光黯淡，变得忧戚起来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钟军长望着秦川问道。

“我的爸爸也参加过这个战斗。”

“喔？”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，“是哪个？”

“于言。”

“哦！老战友嘛！他是我们团的宣教股长嘛！”钟汉爽朗地说笑着，“想不到，想不到！他现在好吗？”

对于钟军长这番热情厚意，更使秦川觉得难堪。他嗒丧地说：

“他原先在文革办，我觉得他跟得很紧。”

秦川不由勾起一个揪心的回忆。那是他爸爸叫继红画路线会师的一席话，不觉一阵脸红。

钟军长沉吟片刻，想起于言冒险往军里送情况的事，就呵呵笑了起来：

“小同志，你的爸爸于言同志，我还是有些了解的，不会搞颠倒的。”

这句话又引起秦川的一些回想。他常常在迟到的那些权威性杂志上，看到于言的一些否定革命传统，颠倒历史的理论文章，心里升上来团团疑云。他不愿意再想下去了，脱口说道：

“你颠倒了，钟军长！”

对于钟汉这样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来说，习惯于用事实作为分析判断的依据。对秦川这个烦恼的由来，他还并不占有什么现成的材料。何况他是一个宽厚的人，总是把人往好处想。他知道于言调到文革办工作的事。但是调到文革办工作的并不一定都是丁伯克式的人物啊！他思索良久，劝慰道：

“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，对于你的爸爸，我看现在作结论也还为时过早，就连这个沙洲也不是铁板一块嘛！”

“就算是这样，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，他们当权的人却尽着毁坏几十年创建的革命业绩。我们口口声声讲为社会主义，为共产主义，我怀疑，这些年到底干了些什么主义？！钟军长，难道你不为中国社会主义前

途忧虑吗？”秦川讲的这么坦直热切，深深地感动着钟军长，他望着秦川满眼里的疑问和忧愁，沉了沉，缓慢而有力地說：

“秦川同志，哪里有平坦而笔直的征途呢？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。你看，资本主义从诞生到现在，经过六、七百年的时间，有多少次纷争和复辟，都没有倒退到封建社会，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嘛！人类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现在，不过六、七十年，比起资本主义为时短得多了。虽然中国出现了一些阴谋家，可是从整个历史看，都只是历史的曲折。社会主义潮流这个总的趋势是滚滚向前，谁也阻挡不住的。对吗？”

秦川动心地听着，他钦佩这位老军长的革命胸怀和远大理想，說：

“钟军长，你的信念是坚强的。”

“我们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，没有理由要去悲观！我们党的事业是必胜的。从长远看，明天是属于我们的，尤其是属于你们青年人的！”

秦川听了这一席话，心绪渐渐平稳了一些。可他看到钟军长亲切的面容，想到他当前的囚徒生活，仍然凄楚难言，說：

“但愿是这样，钟军长。”

钟汉望着秦川孩子似的稚气的面孔，不由升起长辈的关怀，問道：

“你还有弟弟妹妹吗？”

“不，就我。”

“你的母亲身体好吗？”

审问者又翻开了一页，振振有词地念着：“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，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。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，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。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，我们应该坚决消灭他！”

“交待你的捣乱活动！”打手又“通”地一脚踹在钟汉的腿上，显示出要坚决消灭他的气势。

“那天的枪声你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搞兵变的下场！”为了说明这种咎由自取的结果，审问者又念了一段作为结束语：“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，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，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，以害己告终。”

又是一阵棍棒向钟汉身上击来。

钟汉面对着他们“学用结合，在‘用’字上狠下功夫”的考验，一次次地从地上爬起来挺直了腰身。皮肉之苦钟汉可以忍受，可他不能容忍的是，毛泽东思想竟被如此玷污。他觉得自己的心灵在流血。牙齿咬得“咯咯”直响，转念一想，语录里说的话，恰恰是针对于拉大旗作虎皮的阴谋家，写的正是他们自己。总有一天，他们要以害己而告终的。想到这里，他的精神上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了。他昂起不屈的头说道：

“你们连我钟汉都没有力量制服，还想撼动全党全军吗？”渗血的嘴角流露出最大的蔑视。

“低头！”随着一声狂吼，一阵乱拳猛击钟汉的头颅。钟汉突然昏厥倒了下去。

烈雷闪电带来一阵雨也似的冰雹，柳树的枝叶顿时纷纷折落。

第十七章

江边相会

飓风席卷着大地，黑黝黝的乱云，在锅底似的天空里毫无目标地涌来荡去。一刹时，漫天的云山雾嶂化作了倾盆暴雨，夹着密麻的冰雹，肆虐着大地、生灵。

钟军长从刑讯室抬回来，躺在茅草堆上，接连两三天，水米不曾进口，一直昏昏沉睡，只是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。秦川和他们班的同志，向上报告多次，要求送医院抢救，却一直没有回音。看样子，这位一生戎马倥偬的老战士，就要这样默默地捐躯孤洲了。

风雨渐渐停息了。眼泪一样的水珠却从漏气顶上沿着边角，不停地滴落在茅草堆上。沉闷地发出“滴——突，滴——突”的响声。也许是这不息的响声，敲醒了钟汉感觉的神经。就在第四天的清晨，他睁开了眼睛。呵！天棚上是什么东西在膨胀、膨胀，无穷无尽地膨胀。剧烈的头痛，迫使他重又合上眼睛，把他再次带进一片黑暗之中。在溟蒙的远方，金红色的光环一圈一圈向前扩张着，没边没沿地扩张开去。……待他再睁开眼睛，沙洲上阳光明丽，蛙声聒耳，大自然已经

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，而钟汉对于这个世界，却完全陌生了。

秦川喜出望外地看到钟汉重又活了过来，惊叹这位老战士顽强的生命力。他端来一碗热粥，想喂他吃下去，就轻轻地把他扶坐起来。当钟汉吃力地欠身时，又一阵难禁的眩晕向他袭来。他衰弱过度地把头偎依在墙上，翕动嘴唇，喃喃地重复着：“这是什么地方……什么地方……”

尽管秦川难过地一遍又一遍尽着跟他对话，他还是失神地大睁着眼睛，透出沉思的目光，重复着：“什么地方……这是什么地方……”

秦川追逐着钟汉的眼神，把他的目光引到自己的身上时，他看到的不再是那双灼热、敏锐的眸子了，如今成了两弯冰冷的深潭，对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反复发问。

“这是怎么啦？怎么啦？难道他……”秦川“哇”地一声，扑在钟汉肩头哭了起来。

“老同志，老同志，你怎么能不认识我了呵！”

就这样，在钟汉伤残的脑海里，一切的往事、战友、亲人……全然消逝了。他失去了自己的记忆。

但是，他的战友、亲人，却无时无刻不把这个流放他乡的人挂记在心呵！

华瑛乘坐的吉普车，不急不慢地爬行在南国的山路上，也许是她满腹的思念太沉太重，压得小小的吉普难以负荷了。它全身打着哆嗦，“呜——呜”吃力地爬上一个山坡，又一个山坡。

这次的长途跋涉，完全出乎华瑛的意料之外。多年来，接连不断的遭遇，对她来说，几乎对幸运不抱任何幻想了。但是，眼前她确实是坐上了走向亲人的汽车。是去会见阔别将近五载的老钟呵！但她不时地在心里发问：“于言安排的这次会见，是什么用意呢？难道……”华瑛摒却纷乱的思绪，觉得把人家想得太坏了。不由得从上衣兜里掏出于言的那封信，研究起来。

华瑛同志：

一别又是三载，一直惦念着你。前次相会中，你没有接受我赠予的药物，实是一大憾事。不过，你撕给的那纸乌纱帽，我倒还留在身边。（一笑）

几经周折，我为你争取到一个和钟军长见面的机会，也算作为老战友的一番心意吧！

……

这封信，极为简短，可含义颇多。却也难以分辨出是真心，还是假意。车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，字迹模糊起来。华瑛瞅了眼身旁那个陪伴她的人，随即把信收进了衣兜里。就在她往兜里装信的时候，触摸到一个叫她心碎的东西。她的眉头不由得颤动了一下，立刻又系上了兜盖的扣子，泛起了酸楚的心思来。

那还是她上路的前几天，来弟在学校里的一本画报上，发现了她认识的一个人。来弟知道，为找这个人，她华瑛姑流了多少伤心泪呵！现在找到了她，姑姑该多高兴呀！就把

这页画报撕下来，偷偷地送给了华瑛。

当这页画报上的面容，展现在华瑛的面前时，她大睁着眼睛，半张着嘴巴，愣在那里，就象电影镜头突然空格了一样。她听到了自己心脏不规则的跳动声。

这页画报上，印着一个女孩子的彩色照片。照片的提示中，特别表彰她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成功地画出大幅《会师》油画的事迹。这个名叫永青的女孩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女儿。华瑛拿着这页画报，不知是喜是忧。喜的是终于知道了女儿的名字，知道名字就能找到她的下落；忧的是这个刚刚走上人生道路的年轻人，还没有看清前进的方向，就被蒙住了眼睛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在孩子的儿提时期，她没有牵着那双圆鼓鼓的小手，教孩子蹒跚学步；大了，又没能循循诱导孩子步履人生。啊！母亲的责任哪！象沉重的铅块压迫在她的心上。怎么办？她拿着这张画页，常常半夜里点起油灯，对着那热情纯洁的面孔，一次又一次地说出母亲的疑问和担心：“孩子，孩子，你是轻信？还是上当？或者是被迫……”

现在，华瑛揣好这帧照片，多么想让她爸爸看看自己失散二十二年的孩子，也渴望着从老钟那里，得到帮助孩子力量。她想，老钟会怎么说呢？他一定会眯细起眼睛，仔细端详着这张照片，然后长舒一口气，微笑着说：“我们终于找到她了，不要紧，找到就好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是的，见到老钟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时，华瑛的心已经飞到亲人的身边。她急切地望车窗外走不尽的山路：“他在什么地方，怎么还没到呵！”

口难言。华英的感情，沉重得仿佛窒息而凝结住了。双脚象焊在地上一股，再也抬不动，只是用眼睛表达着那千言万语。

路旁的大青树，粗褶的树皮上，渗出的水珠“滴——嗒，滴——嗒”掉在小水洼里，好象钟表的滴嗒声在计算着他们有限的相会时间。

华英似泣非泣地张望着面前这张苍老变形的面孔。那富有智慧的额头，不再是那么光亮平展，上面布满了粗细交织的皱纹。那灼亮深邃的眼睛，不再是那么温情动人，象是蒙上了一层秋霜，挡住了它的光芒。花白的鬓角，一直连到腮边嘴角的胡茬子，不再是那么爱整洁的老钟的面容了。一向爽朗的性格，刚健魁梧的身姿，干脆有力的手势，都哪里去了呵！残酷的岁月真能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哪！华英走前一步，仰着脸，看到钟汉暴出青筋的脖子上，有一道手指粗细的紫黑色伤痕。华英痛惜地想道：“能让我替你也好好呵！”她瞅住自己的亲人，又酸又苦的泪水，从眼圈里流进嗓子，冲开了哽咽在那里的血和泪，颤抖着声音说：

“你……受……苦……了。”

老钟却没有怨哀，也没有眼泪。华英暗自责备着自己。看得出呵，老钟这是怕她受不了，是在以极大的冷静克制着他的痛苦呵！于是，华英也极力显出平静的样子，很想让老钟高兴高兴，伸手掏出女儿那张画页来。

“老钟，我们的孩子找到了，你看。”她把那张画页双手递到钟汉半垂的大手里。钟汉把画页举到眼前，久久地在凝视。

华英望着他的眼睛，笑问道：“没想到吧，老钟！”她在期